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城中無可修復的缺塊

· 陳家毅

新加坡橋北路的老建築自七十年代被推倒拆除，各類書店歸入新組屋規範，劃一乏味個性全失。

時

間，雖然過了近四十年（整整一兩代人），但是每回當我經過橋北路，心裏總不免嘀咕：這段原本極有書卷氣的街道，今天怎麼會變成這樣子？記憶，真是楮無可奈何的事情，只有當事人才明白。眼前這幅景象，和我腦子裏原有的印象完全連結不起來。即使在場捉個路人說給他聽，也肯定不會說得清楚。況且，眼前匆忙行過的本地人，大多都已經習慣這新背景太久，不會留意到此處曾經過巨大的變動，沒當一回事地如常過日子。

「橋北路」顧名思義，就在一道老吊橋的北邊。跨越新加坡河的埃爾金橋 (Elin Bridge)，建於一九二九年英殖時期，仍有著三十年代圓渾紮實的白色建築美學。橋以南，配合以「橋南路」命名，當年英執政者顯然深諳新加坡河的重要性——以河流為命脈的島嶼城市，商業、經濟，甚至教育、文化，都沿著河岸兩邊發展開來。

上個世紀的五、六十年代，水上貿易活躍，南岸邊多為頓放貨物的倉庫和店屋建築。日間河邊停滿了運貨卸貨的小舢舨船隻，船邊搭上一塊踏板，肩扛米包貨物的苦力們便踏著上下岸自如。外婆家在二樓的窗

戶正好對著河岸，童年和表姐妹兄弟，下課後沒事都依在窗邊看勞工們勞作，粗重的工作帶動城市的原始活力。

外婆家不在河岸邊，而是在南面平行的第二條商業街上，面對小支路正好能望到河景。街內住的潮籍人多，有個動聽的潮語名稱：「十八間後」（遙對另一個地名：「同濟院前」，一後一前文雅至極）。街上幾乎都是布莊，偶而穿插一兩間中醫診所，或批發其他商品的如餅乾等乾糧，至今轉角大舖「泰豐餅家」的商標猶記憶鮮明。十八間後的兩排店屋，既是店舖樓上也是住宅，無論白天夜晚都人來人往，街上車流雖不多但不覺寂寞。

我想應該歸功於連結貫穿成條的店屋騎樓，由街頭可以擋陽遮雨一路走到街尾去。騎樓都五英尺闊度，因而俗稱為「五腳基」(Five Foot Way)。幾乎沒有哪家不認識鄰人的，傍晚、週末或假日，騎樓間便成了孩子們踢毽打球玩耍互動的場所了。

十八間後雙排店屋的後面是個更大的商業區，有個無厘頭的俗稱：「山仔頂」（潮、粵語發音皆可），這裏是辦公樓、銀行街的開始。也是大車站的總匯，車道特別繁忙；所以孩童如沒有成人為伴，是不允許自行過去的一區。

山仔頂銀行區再往西南，是閩南人區，福建街一帶有個偌大的閩南菜市場。它與橋南路牛車水的廣東菜市、同濟院前的潮州菜市，三鼎而立。三個半露天式的菜市，早晨戲台開鑼般攤位各就各位在馬路邊擺出新鮮瓜果蔬菜、肉類、糕點，選項看似相似，卻各帶地方特色，熱鬧非凡。而今都消失無蹤：七十年代以衛生為由逐漸被建屋局納入組屋之下，劃一乏味個性全失，不若先前的活潑生動。

最可惜的是，橋北路中央「水仙門」、「大馬路」一大段的店屋也在同時期被大肆拆除，橋南橋北的騎樓布局從此串聯不起來。現在只能假想，馬路兩邊的騎樓店屋當年如果完整保留下來的話，新加坡河東西流向，古橋橫跨銜接騎樓建築南北走向，星洲老城水陸

交接，想必會異常別緻壯觀。橋以南多批發商店、銀行、辦公樓，到了橋以北卻曾是一系列服裝店、西餅店、咖啡店和文化街。河岸兩邊個性稍微不同卻又互相補給，橋北路上的「水仙門」繁忙宛如舊上海霞飛路。再往北步行，經過修道院女校，是百花齊放的中文書店群，大街橫巷不下三四十家書店各有各精采。這的確是個難以想像的六七十年代新加坡：港台版書和大陸書籍雜誌平起平坐，更有新馬文青的《學生週報》、《蕉風》等刊物帶動年輕思潮。學校區，就在這文化樂園附近。下課後中學生們騎樓間來回串書店門子（間中以零錢買碗湯麵、甜品充飢），下午流連於不分左右西東文字間自得其樂。

忽視城市歷史與文化資產

而今這一切都一去不返了。自七十年代末，一排連接另一排的老建築被推倒拆除。中文書店的命運也落得像菜市場、布料批發店，統統被歸入新組屋的規範裏。建屋局六十年代在城外成功解決民生住宿問題，進入市內卻忽視了城市的歷史與文化資產。美其名的「書城」百勝樓，不只名字俗氣，建築格調也不高。難怪書店生意大不如前且每況愈下殘喘至今。如此失策的城建規劃，到底是在怎樣的一個基礎上被允許的？後一代的新規劃者如今再努力也填補不回這段無可修復的缺塊了。

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David Jap Collection



林立，書店林立，趣味盎然，而今一去不返。舊橋北路中文書店，而今一去不返。騎樓下遊書店，而今一去不返。